

阴条岭寻蝶记

□李元胜



卡特链眼蝶



西南大学的张志升和他的团队，前年就开始了阴条岭的昆虫考察，据说每次都有惊喜。去年春天，他力邀我和昆虫分类学家张巍巍参与，还说保证我们不会后悔。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地处重庆与陕西、湖北交界处。作为神农架余脉，它把大巴山脉和巫山山脉连接在一起，是重要的物种走廊。

6月下旬，阴雨绵绵，张志升团队已按计划进入阴条岭。我想去，又觉得雨季中没法寻找蝴蝶？就赖在主城区不动。

这天，张巍巍发来了几张图，是考察队员陆干乐在仅有的晴天拍到的蝴蝶，有金裳凤蝶、大翅绢粉蝶等，其中的一只蛱蝶，正面有旧铁皮似的反光，让人眼前一亮，我赶紧查了一下，叫奥蛱蝶。他还给我留了句话：“你要再不去，就真会后悔了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拖着已准备好的行李，在小区门口等。下午3点前，我们顺利到达了红旗管护站。溪水从前方狭窄的沟口流出来，形成喇叭形的沟谷，管护站的对面，正在修一条新路。来不及整理行李，我仰着脸看了看阳光的方向，判断这个沟谷里夕阳最后照耀的地方，也正是对面那一带。挺好，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日晒。

我和张志升打了个招呼，提着相机就出发。路上，看到一个废弃建筑的空地上，停着几只淡色钩粉蝶——好几年不见的老朋友，特别像鲜嫩的树叶，就去拍了几张，也算打了个招呼。过桥，进入仍在烈日中的那条路，我就知道来对了。这个区域有十多种蝴蝶，因为有考察记录任务，我没敢嫌弃任何蝶种，经过之处，连曲纹蜘蛛蝶、大红蛱蝶都一一快速拍摄了。

喜欢群聚的黑角方粉蝶，挤在路边的积水处，中间有一只绢粉蝶让我瞬间眼前一亮。黑角方粉蝶一动不动，这只绢粉蝶就特别不安分，落下又飞起，落下又飞起，简直是在故意捣乱。我像黑角方粉蝶一样，蹲在角落一动不动，等待机会。我知道绢粉蝶的敏感，如果动作稍大，它一旦惊飞，可能就不再回来了。

约有五六分钟，双腿已开始发麻，这只绢粉蝶突然脱离蝶群，在旁边的坡上停了下来。我赶紧小步移动，到它的正侧面举起了相机。通过镜头，我彻底看清了，正是此间较多的大翅绢粉蝶。

前面的开阔地，碎石和河沙堆满左侧，又有水从里面浸出来。这样的林中空地，最受蝴蝶喜欢，凤蝶、蛱蝶、粉蝶、弄蝶、灰蝶全有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在我眼里，只有一只奥蛱蝶，它的翅膀正面像深棕褐色的旧铁皮，角度变化时，又会反射出幽蓝的光芒。这种低调的美太高级了！从我心里的湖底深处，有一个赞叹晃悠悠水泡那样冒了出来。

我远远拍了个影像才慢慢靠近，开始了非常困难的追逐。前后约有40分钟，它始终和我保持着距离。其中的休战阶段，我顺便拍了一些其他的蝴蝶，包括一只大卫绢蝶——它一身白衣，像一个即将求得正果的僧人，自带几分仙气。我最终的所得是一堆模糊的奥蛱蝶正面和几张清晰的反面。反面看上去就没那么特别了。

两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，我来回小跑的这条路上一片阳光也没有了，蝴蝶也离开得无影无踪。我抬头，看见对岸和桥上，考察队员们已经在做着打诱的准备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分乘几辆车进沟，车在一个大坝的底部停下，我们拾级而上，来到大坝上。回望来路，只是一片葱茏中不显眼的褶皱。

没有和其他人去草丛中扫虫，我判断大坝两端应该是非常好的观蝶区域。在大坝上来回踱步，又用小路上记录植物，等着阴云散去，阳光进来。

不到一小时，太阳真的出来了。我赶紧快步回到大坝一侧，几分钟后，蝴蝶就出现了。两只黄色斑纹的环蛱蝶一前一后来到这一带，非常活跃，几乎不停。一只荫眼蝶，一只紫闪蛱蝶停在岩壁上方，推开翅膀，很舒服地晒着太阳。很少见到荫眼蝶摊开翅膀，可惜它们位置太高，我只能仰着脸看看。

我能拍的，只有弄蝶，它们喜欢在地面停留、吸水。我盯上了其中的一只黄色的舵弄蝶，很陌生，是我从未见到的物种。后来请教了蝶友，确认是黄毛舵弄蝶。在另一处，又发现一只没见过的舵弄蝶，不同于前者，它一身朴素的碎花衣，这是花裙舵弄蝶。

忙碌地在坝上走来走去，我差点在路中踩到一只硕大的凤蝶，还好它浑身金斑，星光灿烂，提醒我及时收住了脚。它臀角的月牙形斑合拢成圆形，看清楚这个特征后，我微笑着蹲了下来，它可不是常见的巴黎翠凤蝶，而是比较珍稀的窄斑翠凤蝶。

午餐后，阳光强烈，考虑到沟谷里阳光收得早，就想单独去走更宽阔的大桥湾峡谷。

从公路进入峡谷，是一段简陋的便道，看上去很不靠谱，仿佛随时会消失在野草中。但它顽强地左弯右拐，一直延伸着延伸着。

下了约几十米的高度，路就好走了，蝴蝶的种类也多了起来。

一个最夸张的时刻，就是下蹲着在灌木丛中追逐一只边纹黛眼蝶的时候，我的视野里同时出现了两只很高级的灰蝶：北协拟灰蝶、饰洒灰蝶，都是蝶友们津津乐道的物种。前面三秒钟真的是慌乱了，镜头移来移去，不知道先拍谁。

我遇到了“如果你妈妈和我同时落水里，你会先救谁？”的经典问题。我本能的反应，也是先瞄准了离我最近的北协拟灰蝶，匆匆拍了几张，接着是饰洒灰蝶、边纹黛眼蝶。

在国内，北协暂时是拟灰蝶属的唯一物种，这个属相近的两个属是工灰蝶属、珂灰蝶属，野外相见，很难区别，都是橙黄色，饰以白、红、黑三色的不同组合方案。把它们详细进行比较，是一个有难度同时又非常有趣的事情。

高速抓拍的结果，是饰洒灰蝶和边纹黛眼蝶的照片都不太理想。而三只蝴蝶，都失去了踪影。

这天下午最令我激动的时刻很快就来临了。当时，我正在追逐一对交尾的蓝灰蝶，从旧暗的翅膀来看，已经算是它们的“黄昏恋”了。脚步惊动了一只浑身黑斑的蛾子，它从灌木中飞出，扑向小道另一边。注意到它飞起来的样子，不禁一阵心跳，这是蝴蝶嘛。还从未见过黑白色系又有着长尾突的灰蝶，我紧张地盯着它的去处，飞过了三丛灌木，没停。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，再往前一飞，它可就越过溪水去了对岸。

可能溪谷的劲风吹得它有点凌乱，它在空中原地绕飞了几个小圈，居然原路返回，翻身停在一根羽状复叶的下面。

机会来得如此突然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以猫步悄悄接近，这下彻底看清了，它白底黑纹，后翅有带黑点的橙色斑，两个尾突十分抢眼。它只给了我1分钟左右的观察、拍摄时间就飞走了，还好我抓住了，推了1分钟。



多姿磨凤蝶



林口子，清晨。我被窗外的雨声惊醒，暗叫不好。起身到窗前往外看，只见外面大雨如注，电闪雷鸣。悻悻回到床上，默默计划了一下，一直下雨就继续整理笔记。这是雨季在西双版纳考察时训练出来的工作模式：雨停出门找蝴蝶，雨来回屋写笔记。及时笔记的好处，是考察的所有细节和故事都还在眼前新鲜着，不用花工夫去回忆。

这场雨直到下午4点前才停，埋头整理笔记的我一跃而起，提着相机就出门了。管护站和入口在桥的一侧，另一侧有一大片空地，有一条步道穿过空地直达小河边，这是我早就看好的地方。

整整一天雨，和我同样饥渴的还有蝴蝶，我相信它们会下到地面来的。雨点还在飘洒，阳光已晒到脸上。不出我所料，空地入口处的碎石路，已被一群黑色蝴蝶占据。

距离还有3米左右时，我认出其中有三只竟然是磨凤蝶，都是多姿磨凤蝶。我的印象中磨凤蝶很少下地，它们喜欢拖着有着红色斑纹的长后翅访花，体态优雅、轻盈，只可远观，不可接近。谁能想到，在阴条岭，在林口子，居然可以这么近地观赏它们。

晚饭前，和当地护林员们聊天，他们相当肯定次日会是个大晴天。这好消息没能一直延续，晚上8点多，几个夜探队员提前返回，带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：上山的路被山洪冲断了，已无法通行。

不甘心的我立即提着手电上路了，不到现场查看清楚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的侧条粉蝶们、我的树冠蝴蝶们，连和它们相遇的情绪都准备好了，现在你们说明天不能上山？！

大约走了1公里，我就来到了塌方处，右上方扑下的山洪已瘦身成瀑布，绝壁上的公路被冲成八字形的缺口，最宽处约有20多米。我的手电，最后锁定在瀑布下方，水花四溅处，还有灌木和岩石紧贴着绝壁，并没有被完全冲走。这瀑布，明天早晨应该就完全没有了，贴着崖壁通过这段悬崖应该没问题，毕竟有几棵树还在，它们的根须完全能牢牢地托起一条小路。

回到住地后，两位护林员看了我手机拍的视频、照片，说小心一点通过没问题。住地的水管也断了，他们一早就派人去，如果有人没回来，就意味着可以放心过去。

清晨，我不太费劲、无惊无险地经过塌方区，快步向上山走去，充满奇遇的一天顺利开始了。

9点左右，就到达了前一天看好的一个地方，这是悬崖公路的转弯处，山顶下来的次级平台，也是朝阳最先照亮的地带。

略有不便的是附近并无水源，我须跑步去60米外的泉水处取水。我准备了四个空矿泉水瓶，两个一组，把它们对准上面的滴水。十分钟后，就换成另两个空瓶子。水被我源源不断地搬运到那段公路下，又在阳光下慢慢蒸发。这是一个枯燥的工作，像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想出来的自我折磨手段。

但是，蝴蝶不这么认为。浇水十分钟后，一只拟蛱蝶翩然落下。可惜，我过于兴奋的脚步稍稍重了点，它拔身而起，迎着我冲来，绕飞一圈后，走了。蝴蝶迎面飞向你的时候，从来不是欢迎，而是离去时的示威。这我知道，只是已来不及了。

来不及懊恼，因为另外两只蝴蝶很快就填补了这个空白，落在它离去之处。我没有理会其中的荫眼蝶，把镜头对准了不停扇动翅膀的奥蛱蝶。刚到红旗管护站的时候，和一只奥蛱蝶斗智斗勇40分钟，仍然没有拍到它清晰的正面照。这次太容易了，饥渴的它根本不理会我，甚至我为了画面干净，伸手把它身边一片落叶捡走，它也没有挪动位置。这配合我工作的态度简直太感人了。

退回到路边的树荫下，满意地回放着奥蛱蝶的画面。又喝了一口茶，有点无聊，才仔细观察那只荫眼蝶，刚才以为它是常见的黑斑荫眼蝶，这一看不要紧，大吃了一惊。这哪里是黑斑荫眼蝶，明明是阿芒荫眼蝶呀，我只在书上见过的种类。我赶紧抄起相机，毕恭毕敬地俯身向着它靠近。还好，还好，它并没有因为我的轻视拂袖而去，给我留足了拍摄的时间。后来，和蒋卓衡聊到这种荫眼蝶，他说，这甚至不是阿芒，阿芒的后翅亚外缘有着明显的黄色斑，这个种并没有。所以，我拍到的是一个暂无中文名的荫眼蝶属新种。终于等到目标蝶了，一只侧条斑粉蝶从山上顺着公路飞了过来，我以为它会落在我人工制造的小湿地里，但它只在上空转了一圈，就往山下飞走了。过了一会，又一只侧条斑粉蝶飞过来，几乎是同样的线路，同样的转弯。它们看不上我的劳动啊，我有点哭笑不得。突然想起曾在一个资料里看到过，斑粉蝶喜欢水。

起身，背上双肩包，慢慢朝前面走去。我想看看有无它们喜欢的地方。中午以前，我回到自己的观察点，放下包，小跑着打水来浇到有些干涸的地上，然后坐到荫凉处，为自己准备自热饭。

远远地，一小片金光在潮湿的地面一闪，就多了一只灰蝶。这是金灰蝶或者艳灰蝶啊，我所期待的树冠活动的蝴蝶来了！扔下自热饭，也不管正在撕开的米洒了没有，我一边拿起相机，一边叮嘱自己别急别急，让它吃喝一会，吃到忘乎所以。多在树冠活动的蝴蝶，必定是超级敏感的。不掌握好节奏，万一失之交臂就太可惜了。

我忍了3分钟，才慢慢向它靠近，慢得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移动，只有我的双腿默默承受着慢动作带来的额外负荷。这是一只天目金灰蝶，我在野外终于首次看见金灰蝶了。它比我想象的更惊艳，那一闪一闪的金光，把我浇出的小湿地变成了仙境。可惜的是，它已经过了平摊翅膀吸收阳光的时间，应该是在树梢完成了这个环节，现在扇动翅膀，只是为了走来走去时保持身体平衡。拍好反面后，我站起身来，通过镜头向下俯视图，想拍到它金光闪闪的正面，但一直没有时机。

突然，镜头里一黑，金灰蝶不见了。重新对焦，同样的位置，变成了一只硕大的黑色凤蝶，浑身金斑。显然，这是只窄斑翠凤蝶的鲁莽俯冲，惊走了金灰蝶。我慢慢退后一步，蹲下，拍摄它的反面。向后才能拍到完整画面，往往是面对大型蝴蝶才可能发生。

我回到荫凉处，收拾打翻的自热饭。自热饭开始冒热气的时候，又来了一只传说级的蝴蝶：康定黛眼蝶。阴条岭不仅源源不断给我这个迷恋蝴蝶的人送来令人惊叹的物种，还给了绝妙角度的日光，让康定黛眼蝶拥有了铺满灿烂光斑的背景，它也绝对配得上这个待遇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的观察点安静下来，访客只有两只残破的粉蝶，后来，粉蝶也离开了，我的几次浇水，只是浇了个寂寞。

离开悬崖公路进入树林，我放慢了脚步，特别注意观察有流水漫过路面的路段，侧条斑粉蝶应该就在这样的地方落脚。

又走了几百米，我走进了路面全是流水的区域，远远看过去，我就松了口气。再也不会失之交臂了，几十米长的路上，足足有十来只侧条斑粉蝶，多数停着不动，偶有一两只来回飞，又会再落到地上。

这场景正是我梦想的。别说沉浸在里面拍摄、观察，仅仅是这远远的观望，也让我心醉神迷。我曾在泰国苏梅岛的潮湿海边见到过优雅斑粉蝶的蝶群，在云南西双版纳纳象谷附近的野溪边见到过报喜斑粉蝶的蝶群，每一次都有如目睹神迹，不能自己。我没有着急拍摄，而是隐身在道路一侧的树影里，一只一只地观察着，看它们腾空，像一个小盒子在空中倾倒出金色和白色……乐此不疲，永不厌倦。这是惊喜不断的一天，而它的尾声如此盛大和精彩。



黑翅荫眼蝶



拟蛱蝶



又是一个清晨，车从黄草坪住地开出十来分钟，就穿出了村庄，进入了林区，上山后一个转弯，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个新世界。一直延伸向前的公路上，飞满了蝴蝶。第一个太阳能灯出现的时候，赶紧叫停。张巍巍看了看，很赞同：“这儿不错。”

“我就从这里开始徒步，你们继续。”

“那盒子里有一只蝴蝶。”张巍巍扭着头一直在看太阳能灯，确认后才开车走了。

塑料盒子，本来是收集蝶类尸体的。灯应该是用来杀灭松毛虫之类的蝶类，但这个灯似乎没有工作，盒子干干净净，一只蝴蝶在里面扑腾。

仔细一看，竟然是卡特链眼蝶。链眼蝶属的蝴蝶翅外缘都有着链状眼斑，反面链眼更有神采。卡特是国内链眼蝶家族中最漂亮的。现在正是它们的发生期，同行们前几天已在巫溪以及巫山发现。

这个漂亮的小囚徒绝望地缓慢扑腾着，如果不是遇到我，它会扑腾至死。抓标本是可以的，拍摄不可能，盒子一打开它就飞了。我稍稍纠结了一下，相信在后面的徒步中会有机会拍摄，就在短暂的观赏后把它放走了。我很快进入了疯狂拍摄的工作状态。20多年全国寻蝶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夸张的蝶路，种类繁多的蝴蝶沿途飞舞，此起彼伏。

数量最多的是单环蛱蝶，对人类几乎无感，我在拍摄后甚至能摸一摸它们的翅膀。拟蛱蝶数量刚好相反，3米左右必定起身飞走，仿佛它们自带了一个无形的量尺，随时测量着自己和人类的距离。

在林口子用水引诱来的第一只蝴蝶就是拟蛱蝶，很快被我的微动作惊走。此蝶远远看上去，反面略像我熟悉的蒺藜纹线蛱蝶，相比之下色纹更纤细精巧。作为重点目标蝶，我非常耐心地跟着它，终于获得一次逆光拍摄的机会。

戴眉线蛱蝶，我是在追踪拟蛱蝶的时候顺便拍的。这种蝴蝶也很有意思，名叫戴眉，你从正面其实看不出，戴形藏在反面，很低调的。拍摄拟蛱蝶太难了，我用了半小时才得手。没想到，下面还有更难的目标——巧克力线蛱蝶。巧克力线蛱蝶和红线蛱蝶，是线蛱蝶属的颜值代表，不分伯仲。我个人似乎更偏好前者：正面一片巧克力的色，仅在后翅尾部点缀一对橙斑，反面有着鲜艳的红褐色，配色大师级，相当讲究，百看不厌。

6月的阴条岭，每个区域都有明星蝴蝶，但没有一种是省油的灯，都很磨人。我一边慢腾腾地跟着巧克力线蛱蝶，一边这样想着。前后追踪了六只巧克力线蛱蝶，有两只拍好后才发现翅膀残缺，真是太难了，它们比拟蛱蝶更敏感，不易靠近。好在追踪过程中，顺便拍了不少常见蝴蝶，对记录此区域蝴蝶种类也算有用。

上午10:30，前面出现了一户农家。屋前屋后，全是蝴蝶在飞，我目击到三只卡特链眼蝶。不走了，我朝着远处干活的主人打了个招呼，把双肩包取下来，准备在这里大干一场。主人是个中年汉子，远远地点着头挥手，示意我可以进屋。他可能以为我是来要开水的。

我没进屋，径直来到屋前的水龙头处，应该是接的山泉水，水压不大，水温凉爽。用水瓢接水，把附近全部浇湿，我才慢悠悠取出杯子喝茶，等着看好戏。

很奇怪的是，目击到的几种蝴蝶仍旧在四处乱飞，最先到地面吸水的，都是其他的路过蝴蝶。最先到的是绿豹蛱蝶，然后是两只琉璃灰蝶，都是大路货。我继续喝茶，稳如泰山。

十分钟后，大神驾到。一只紫闪蛱蝶翩然而至，此时地面已干，只有坝坝边缘还有点潮湿。慌忙伸手抓相机，一刻也不敢停留。闪蛱蝶属中，最容易拍到的是柳絮闪蛱蝶，最难的就是紫闪蛱蝶。在此之前，这种蝴蝶的记录全是长焦镜头所得，从未有过微距镜头的拍摄机会。这次，是它自己送上门来的，岂能错过。

被水光吸引过来的卡特链眼蝶，一直警惕地在屋檐一带活动，下来好奇地转一圈又回去。不知何时，它突然大胆起来，先是落到我身边的椅子上，后来干脆飞到我的手臂上吸食汗液。

一只苔娜黛眼蝶，像是一个出色的美食家，它把时间均匀分配到湿地和院角的蜂箱上。吸完水，必到蜂箱上吸食蜂蜜——我注意到那里有斑斑点点的蜂蜜，估计是主人取蜜的时候滴落的。为了更好的口感，它就这样来回飞着，不辞辛苦。

我离开农家之前，又来了一只黄环蛱蝶，它有“社牛”特征，一来就落在我的包上，然后又跃起落到我的手上，让我可以近距离地上上下下观赏。

差不多待了1小时，没见到新的蝴蝶飞来，我才离开农家，继续沿着这条黄金蝶道往前走。远远地，看到一只蛱蝶立于路面，似兼有白色、褐红色纹带，难道是红线蛱蝶？它和巧克力线蛱蝶都在陕西有分布，出现在三省交界的阴条岭还真有可能。怕惊飞它，我远拍了一张才小心地靠近。当它清晰地出现在镜头里时，我才看出是锦瑟蛱蝶，两者正面略有相似，反面区别很大。

临近正午，我在一个岔路口又看到太阳能灯了，观察了一下，正是蒋卓衡给我详细标注的蝶群处，但是只看到几只粉蝶。

又去分岔的小道逛了一圈，追逐几只眼蝶，成功拍到了其中的苔娜黛眼蝶，这一只蝶翅完整、颜色鲜艳，超过之前拍到的。

无意中，看见远处有一个水池，阴条岭临时打水工可以上岗了。这个灯的水泥座台之所以吸引蝴蝶，是有死虫黑腐后的渣落到上面。觉得那个地方被草从围合，不够开阔，我收集了一些虫渣到公路边，又搞了一个点位。两个点位同时浇水，符合我的工作习惯，以勤补拙。

和刚才的农家不同，这次浇水简直是水到蝶来，太神奇了。公路边来了卡特链眼蝶、老豹蛱蝶、大紫琉璃灰蝶等，仅卡特链眼蝶就有三只。水泥石座来了拟蛱蝶、大展粉蝶等。我一时眉开眼笑，手忙脚乱，两边跑来跑去。

十多分钟，我就跑到水池里打水一次。有一次回来时，很远就看见公路边多了一只陌生的黄色蛱蝶。前翅的眼斑有点熟悉，让我想到柳絮闪蛱蝶，但这只是闪蛱蝶属的？我拿起相机才拍两张，它就飞走了。后来查到它还真是闪蛱蝶属的，曲带闪蛱蝶。

我在这里浇水的时间开始得有点晚，半小时后，蝴蝶们就散去了。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到了，路面上蝴蝶稀少，我背起双肩包，一边徒步一边吃干粮。一直走到前晚的道路尽头，有些考察队员在草地里举网捕虫，我打过招呼折返，近两小时的徒步，浑身被汗水湿透，仅拍到一只藏眼蝶，但是浏览了一遍黄草坪的生态，看到了高山草甸的景致，也还不错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)



诗人李元胜也是一名博物旅行家



蓝灰蝶



奥蛱蝶



康定黛眼蝶



高山生境